

随手拍有爱 随便发欠妥

社会热点

□ 傅达林

“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这是 2011 年微博的热门话题，它在学者的倡导下掀起一股网络打拐的热浪，以互联网最大规模的动员力席卷全社会的注意力，也受到各地政府部门的肯定。其效果究竟如何？近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通过官方微博首次表

示，这一网民自发行动开展以来，被拍的基本没有被拐儿童。

这或许是爱心人士所不愿看到的一幕窘境。一年多，各地网民纷纷将疑似乞讨儿童照片上传至微博，如此大面积的爱心汇聚，最终却收效甚微，甚至在社会上引起诸多质疑和争议。

广大网民基于公民身份付出的爱心错了吗？没有错，无论是拯救日渐式微的公共道德与良知，还是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与活力，“随手拍”都不失为一次公民意识的启蒙，一次公民能力的训练；但是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人们还应明白，爱

心需要激情，同样需要理性，高涨的爱心只有在遵循规则、考虑周全的理性轨道中，才能到达当初期待的彼岸。

就“随手拍”行动而言，一开始便面临理性不足的缺憾。人们并未充分意识到微博媒介的公共属性，单纯将其作为私人的一亩三分地。很多人不会将行乞儿童照刊登到报纸上，但却认为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并无不妥”，由此给儿童及其亲属造成的风险乃至伤害，在解救儿童的正当性口号中被忽略掉了。更欠考虑的是，汪洋大海式的“随手拍”，让执法机关如何甄别线索的真伪？谁能保证满腔热

情下的抓拍不会是出于过度敏感？例如，北京 731 路车上女童哭喊找妈妈，乘客发布微博怀疑她被拐骗，而警方查实“公交女童”并非被拐骗。

当然，说这是一出闹剧并不客观，即便没有收到明显的实际效果，但至少唤起全社会参与打拐的热情，对拐卖儿童犯罪的警惕，以及对乞讨儿童命运的关注。从中需要汲取的不是质疑、否定与责怪，而是反思如何让爱心更加理性，让爱心行动更加符合法治规则。

理性是修正爱心盲流的社会心理装置，它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构建。每个网民的理性自不待言，而活跃在

舆论前沿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取得了振臂一呼的号召能力后，尤须慎重。在汹涌的舆论广场效应中导入理性，并在事情变化时提出关键性的指导意见。随手拍行动刚开始，就存有是否侵犯隐私或肖像权的质疑，有律师也呼吁网民们理性对待拍照行为。但是，类似少数派的声音，很容易被主流舆情所掩盖，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对待缺乏理性与自制的民间行动，执法部门也不应作壁上观，而应以前瞻的眼光去发觉其中蕴含的风险，及时提出矫正的对策。这样，更有助于爱心的传播。

言者有意

词典收不收外语不妨听听民意

□ 温国鹏

8 月 28 日，国内百余名学者联名写举报信，送至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该举报信称，商务印书馆第 6 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 239 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规。

百余名学者联名写举报信，先从声势上看绝对是“卖相十足”，难怪一出手就成功地吸引了舆论的注意力。不过，可能会让学者们稍微有点尴尬的是，相对于专家学者的“忧国忧民”，网友们却显得有点儿“没心没肺”，对于这样的举动，围观者众多，摇旗呐喊者寥寥，反对者不少。

别怪网友们居安思危的意识太差，做不到像学者们那样深谋远虑，看不到《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 239 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说到底，词典就是一个工具书，无论词典是否收录，那些外语词汇就在那里，并不会因为词典没有收录而不再对我们的语言产生巨大影响。其实大家都清楚，不是词典影响了汉语的纯洁，相反却是现实中的语言影响了词典的选择。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语言之间的互相渗透也成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的时候，适应现实交流的需要，让更多的外文词汇“洋为中用”，这也没什么不好吧？学者们这样的举报多少给人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

学者专家们想要保证汉语纯洁的心理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却不能矫枉过正，尤其是不能犯了语言洁癖，把所有的外文词语都视为洪水猛兽。尊重母语语言体系的完整性与包容外来词汇应当是并行不悖的，学者没有必要把这二者对立起来，毕竟，我们的汉语从来就不是以纯洁为荣，相反却曾经以其包容性吸纳了众多的词汇让我们的语言至今受益。

更何况，语言不是专家学者的私货，它来自于民间，在语言的使用问题上，专家学者未必就会比乡间小民更专业，“江湖”或许比“庙堂”更有发言权。百余名学者联手虽然声势浩大却代表了民众的选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我们的词典里要不要给已经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外文词语留出一个位置，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民众，所以，还请专家多听听民众的意见。

画中有话

□ 文/刘鹏 图/朱慧卿

8 月 10 日，广东佛山出台《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禁止乞丐在公共场所出没。工作人员称乞讨属于“不文明”现象，有损城市形象。专家表示太要面子会显得城市管理缺乏人情味，并指规定的可行性和合法性上还有存疑之处。

一座城市有乞丐，并不等于说这座城市不发达、不文明。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其城市中也并非没有乞丐。佛山一味禁止乞丐的做法，是典型的“城市洁癖症”。

管理城市不能简单化，对待

乞丐也不能一逐了之。乞讨人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职业化乞丐，其或有劳动能力，但因为不想劳动或者生活所迫，而以乞讨为挣钱方式；二是真正的流浪乞讨者，其没有或者已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靠乞讨维持生活。

很显然，对不同的乞丐也应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一味驱逐之下，这些乞丐将何去何从？佛山无法乞讨了，他们会不会去附近其他城市，从而加重其他城市的“不文明”？或者是否会因有人乞讨无门，走上了偷抢等违法犯罪之路？这些问题城市管理者想过没有？

对待乞丐的态度，不仅体现着一个城市的管理智慧，也体现

“真假文明”



着城市管理是否人性化。不讲感情的、粗暴简单的驱逐乞丐，并无助于改善城市生态，甚至或将酿出更大的隐患和不安定因素。

因此，驱逐乞丐制造的只是表面干净，是虚假的文明。对此，相关管理部门，有必要好好地想一想。

“爱说脏话”背后的利益追逐

□ 杨朝清

近日，武汉大学博导教授、舆情专家沈阳发微博称，在对网络“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关键词抓取后发现，脏话率明显高于一般网友。这一发现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兴趣。一些网友认为这恰恰说明“人的素养与名望不成正比”，还有一些网友则认为这与素质无关。

微博名人比一般网友更爱说脏话，首先归咎于表达方式上的自我放任。微博名人的言论传播力及其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是普通人无法

比拟的，一旦出现了表达误区，必然会导致负面效应的扩散化。换言之，微博名人“随地吐痰”，必然会导致舆论“一地鸡毛”；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骂”了之，不管是非曲直地一“贬”了事，这就和个人素养挂上钩了。在话语的天平上，偏激情绪一旦占据上风，理性表达自然就处于下风。

其次，横眉冷对、恼羞成怒的“面具”背后，往往隐伏着激烈的利益搏杀。在信息经济时代，知名度往往与利益挂钩，不论是“意见领袖”，还是公众人物，往往希望“以言求

名”，通过言论引起大家的关注，以达到提升社会知名度的目的，言、名、利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这既表现在“没事找事”的各种骂战、口水战，也表现在“惊世骇俗”的反常规言论，公众的质疑、声讨也带来了社会关注度。

此外，话语表达中的优势地位是把“双刃剑”，成为“爱说脏话”的放大器。微博拓展了个人的话语空间，名人当然也可以和普通人一样真实地表达意见和发泄情绪，但由于公众对微博名人的言论表达更为敏感，他们也就承担着比一般人更

大的社会责任。不难发现，同样一句“粗口”，出现在一个普通人的微博里往往很容易被忽视、被遗忘，但出自微博名人的口中，通常会成为舆论的靶心。

“爱说粗话”在刺激公众眼球、娱乐老百姓神经的同时，也恶化了舆论生态，加剧了社会信任的流失。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减少微博里的恶言恶语，既需要利益相关者的个体自律，也离不开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只有将自律主导与他律预防有机结合起来，爱说粗话的微博名人才会越来越少。

“吊瓶班”的教训不在于无人考上重点

□ 李清

几个月前，湖北孝感一中高三学生集体在教室挂吊瓶，一张边打氨基酸补充能量边复习的照片，被传上微博后引起网友及媒体强烈关注。该校今年有近 1300 名学生参加高考，达一本线 222 人。遗憾的是，“吊瓶班”50 多名学生中，无一人达到一本线。该校副校长张胜华苦笑着说，“就在刚刚开会时，我们还反思了‘吊瓶班’事件”，“我们在会上用了一句当红的网络语言来评价此事，那就是‘躺着也中枪’”。

对于“吊瓶班”，各界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医学专家认为，打一瓶氨基酸跟吃一两个鸡蛋作用差不多，补充氨基酸过量会产生副作用甚至中毒。

心理咨询专家认为，集中打吊瓶会让部分同学更加紧张，心理负担加重，反而不利于高考的发挥。而校方则称打氨基酸是学生自发行为，“吊瓶班”照片被发到网上后，学校立即叫停了打氨基酸的做法，并表示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今后将不会集中组织学生在考前打氨基酸。

张胜华副校长说“躺着也中枪”，笔者的理解是，他们觉得学生考前打氨基酸本身并无问题，只是学生的自发行为被误以为是校方行为，引发了舆论攻击，并且现在“吊瓶班”无人考上重点，“打吊瓶”更沦为了公众的笑柄。也正因为此，他们的总结与反思只是，今后将不会集中组织学生在考前打氨基酸。然而，“吊瓶班”的教训只在于集体打吊瓶，并且被媒体报道

了吗？校长该关心的是打吊瓶有没有用吗？

其实，笔者对学生打氨基酸是能理解的。但是，社会对“吊瓶班”的关注绝非过度。就算打氨基酸是学生的自发行为，可学生在教室里集体挂吊瓶，这样的备考紧张程度，难道是正常的吗？

张胜华解释“吊瓶班”无人考上重点大学的原因，是该校达到一本线的文科生均出自快班，而作为普通班的“吊瓶班”，学生的基础相对要差一些。

很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所在。事实上，网友所质疑和声讨的，并不是学生补充营养，而是学校强力追求升学率，给学生过重的负担与压力，让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了无

乐趣，甚至心理也变得扭曲了。就算没组织学生打吊瓶，学校把学生分为快班和普通班，一切以升学率为导向，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挂吊瓶”？

当然，追求升学率、搞应试教育，不是孝感一中一个学校的问题。孝感一中学生集体在教室挂吊瓶，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引发社会关注，其他学校没有上演“行为艺术”的学生，同样值得关注和解救，他们的“吊瓶”也可能是其他形式的，甚至是隐形的。

不管他们有多少人考上重点大学，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基础教育的实际成效，才是最值得重视的，而不仅仅只是孝感一中的领导在“吊瓶班”事件后，应该反思现状、促进教改。